



星雲大師《合掌人生》的回憶書寫與生命敘事

黃雅莉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教授

摘要

《合掌人生》是星雲大師在人間行經八十年的回憶錄，他以一種親切平實的書寫，回憶過去，返身觀照，透過自傳的視角敘述他如何在日常生活與修行生涯中，體證生命。這位宣導人間佛教的尊長，以最真摯的筆觸，講述了人生的因緣、際遇、轉折，從生存、生活到生命，以及心靈的衝突與昇華，展示了他如何將其對客觀生存的關注，逐步推向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在對現實的超越中確認生命的意義，完成自我實現。

以往對星雲大師作品研究大多停留在弘法或宗教而忽略了文本背後的生命體悟。本文擬從一種「返本探源」的視角來進行論述，立足於生命論的「基礎」對星雲大師《合掌人生》進行探討，論述大師回憶書寫的動機與背景、生命敘事的範疇與層次、本書的創作特色，從中可見其敘述富有真摯性與人間性，並不因作者身為宗教大師的身份而顯得遺世獨立、超塵絕俗，反而因其灌注了對人性的寬容與理解，展現了與人間佛教相符合的生命關懷和生活體證，對讀者來說具有永恆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星雲大師、合掌人生、回憶書寫、生命敘事。



Memory Writing and Life Narrative in Master Hsing Yun's Life with Palms Together

Huang, Ya-Li*

Abstract

The Life of Master Hsing Yun is a memoir of his eighty years on earth. Written in an intimate and down-to-earth manner, he remembers the past, looks back, and through the lens of autobiography, describes how he has experienced life in his daily life and practice. With the most sincere touch, this venerable preacher of Humanistic Buddhism describes the causes, encounters, and transitions of life, from existence, to life, to life, as well as the conflicts and sublimation of the mind, demonstrating how he gradually pushes his concern for objective existence into metaphysical and spiritual pursuits. In the transcendence of reality, he recognizes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accomplishes self-realization.

In the past, most of the studies on Master Hsing Yun's works have focused o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Dharma or religion, but neglected the realization of life behind the texts. In this paper, we intend to discu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and to explore Master Hsing Yun's "Life with Palms Together" on the basis of the "foundation" of vitalism, discussing the motivation and background of Master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inophone Stud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g Yun's reminiscences, the scope and level of his life sto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ok's creation, which reveals that his narrative is full of sincerity and humanity, and that he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relic of the world and independent, transcendent, and secular due to the author's status as a religious master. On the contrary, the author's religious master status does not make him appear to be a worldly and independent person, but rather, because of his tolera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he demonstrates a concern for life and a testimony of life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Humanistic Buddhism, which is of everlasting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readers.

Keywords: Master Hsing Yun, Life with Palms, Memory Writing, Life Narrative.



一、前言

回憶是一種體驗過往人生的方式，是對人生進行反思與對生命進行觀照的心靈休憩地。通過回憶，因為時間的點化作用，對往事的遠距離審視使得創作獲得一種間隔的審美效果，抽離了其間尖銳的情緒性，呈露出平和涵納與和諧蘊藉的生命風貌。《合掌人生》是星雲大師以「返身觀照」之姿自述過往重大經歷的回憶錄、自傳和生命敘事。全書共分四冊：第一冊《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寫親情和人間緣會，主要寫母親、外婆對自己生命的影響，並把小我之愛昇華為「道情法愛」，體現從「小我」到「大我」乃至「無我」精神自由的境界。第二冊《關鍵時刻》主要寫自己在面臨生死一線間的「關鍵時刻」如何轉危為安，因而化作對生命的珍惜與感恩，以此展開對生死和人生的思考。第三冊《一筆字的因緣》主要寫的他的宗教體證與弘法的歷程，讓我們更加理解他一生宣揚佛法的強大使命感。第四冊《飢餓》主要是透過忍飢挨餓的痛苦來寫生命覺醒，在病苦書寫中更流露出大師深刻幽微的內心思考，不但呈現其豐富複雜的生命歷程，也表現了他精神探索的曲折心路。在這四冊書中，星雲大師以自己的人生經歷為媒介，通過幾個不同的主題，寫出了他在親情、生命、修行、生死等四大問題上的親身經歷和感悟。他用最真誠、最真摯的語言，向我們講述了人生的因緣曲折與反省。他在忍饑挨餓、忍辱負重、忍病耐苦的種種淬煉下，以清明的智慧涵納一切，以無怨無悔的心境接納現實，體悟佛理的禪喜、法喜。可見，回憶不僅是一種生命敘事的策略，更是一種理念、精神傳遞的策略，星雲大師在本書中回溯了自己幾十年的心路歷程，卻使廣大的讀者充分地瞭解了大師弘法的背景以及其之所以能成為這樣一位獨特宗教作家背後的深刻原因。余秋雨在序文〈浩瀚星雲〉中說：



一位名滿天下的高僧暫停住了滔滔的講經課程，轉而娓娓動聽地回憶起他的母親、外婆、朋友，講完之後又莊嚴合掌，拜謝天地親友。一路拜謝，一路合掌，他把自己的一生稱為「合掌人生」。此時的高僧，年紀已經不輕。這番情景，實在是千古雅韻、萬里高風。／這就是我們眼睛的這本書：《合掌人生 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讀這本書，不必焚香沐浴，不必磬鉦相伴，但也請合掌——為人生合掌，為親情合掌，為友情合掌，為佛教合掌，為最好地實踐了人間佛教的星雲大師合掌。¹

讀完這本不厚的書，我想，星雲大師又一次出奇制勝，用一番有體溫、有觸覺的散文筆墨，寫盡了人間佛教的真諦。人間佛教的宣導者自己就生活在人間，與其他普遍人休戚與共，卻又處處通向佛法。這是一次最漂亮的「現身說法」，把自己的生命當作媒介，將平實人生與高妙哲理連接在一起。他寫的事情都很小，又都很大，因為每件事都包含著象徵意義，所以佛法稱之為「一花一界」。與儒孝道不同的是，他筆下的親情超越了家門，也超越了親屬，而是通向了整個人間，通向了天地大愛。他的文字表明，高尚的人生無須他求，就在傾聽母親的片言隻語中，就在捧持師長的一碗鹹菜中，就在懷念老友的悲歡記憶中。但是，一般的傾聽、捧持、懷念還只是匆匆歲月，因此而需要體會和覺悟，那就是合掌。²

從余秋雨的論述中，可見《合掌人生》是星雲大師如何從沙彌成為一位掄揚人間佛教巨擘心路歷程的寫真，是窺探他創作獨特性根源的最好窗口。《合掌人生》的回憶書寫主要通過個人和所遇的生命緣會、命運軌跡和親情、友情、道情、法愛的抒發來完成。星雲大師以隨筆形式與向讀者娓娓道來自己的人生經歷和生

¹ 余秋雨：〈浩瀚星雲〉，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3月），頁10。

² 余秋雨：〈浩瀚星雲〉，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頁11。



命感懷，對人生苦難的涵納與接受，對人性的寬容與理解，完成了對「生命敘事」的建構。

生命敘事 (life narrative)，是敘事主體在生命成長過程中形成的對生命和生活的體驗與追求。³梅萍、吳芍炎如此定義：

生命敘事即是敘事主體借助生命故事來表達自己對生命的體驗和感悟，傳遞生命信念，促使自我和傾聽對象更好地理解生命意義和價值的一種重要方式。它主要通過事件敘說、對話回應、解構重建、回歸生活等表現和手段，給予敘事賦能，使之成為促進自我和讀者人生成長的重要元素。⁴

可知生命敘事的重點是要透過生命中的事件幫助自己重新檢視自身生命，重新定義生活的意義，喚起人們生命中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的東西，以增加其改變的內在能量，這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以往對星雲大師作品研究大多停留在弘法或宗教而忽略了文本背後隱匿的與創作者主體精神相關的生命敘事與精神體悟。是以本文擬從一種「返本探源」的視角來進行論述，立足於人生的「基礎」，以生命敘事為切入點，針對星雲大師重要回憶錄文本《合掌人生》進行回憶書寫和生命敘事的探討。全文著眼於三方面的關注：首先在第二、三節分析星雲大師回憶書寫的創作和背景，其二是分析生命敘事的內涵，在第四、五、六等三節討論其「生命敘事」的幾組相關的範疇：如「生活」與「生命」、「人性」與「神性」、「人事」與「人生」之間的關係與層次，結合大師作品以建構其生命敘事所呈現的生命觀。其三探究本書的

³ 劉慧：《生命德育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227。

⁴ 梅萍、吳芍炎：〈後疫情時代生命敘事在生命教育中的價值及應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第36卷第6期，2020年12月，頁17-21。



藝術特色。本文在前面四、五、六等三節已針對《合掌人生》的生命敘事之精神內涵進行了三組範疇論中不同層次的分析，在第七節則針對其創作表現進行分析。星雲大師的創作被稱之為「星雲體」必有其獨特的創作精神，從本節可印證其藝術特色。

二、本書的創作動機：「合掌於人生」的直覺到自覺

所謂的創作動機，就是作家「為什麼要創作」的因緣。在文學創作時，作家「寫什麼」以及「怎麼寫」，並不是隨意而為之，相反，都是有意識的、有自覺的活動，展現作家主體精神的積極性、主導性。這種因緣可以是具體為某人某事而做，但也可以是來自內在生命的自我實現的需求。本節在此所論的創作動機偏向後者，是一種「根源」(ground)性的問題，即探究大師創作之得以實現、存在的最高原因是什麼？答案或許就在本書的書名之中，從標題上就能獲得一個初步的印象。作為書名的「合掌人生」四個字，便是這部書的精髓所在，也說明了大師的創作動機。「合掌」，是一種姿態，透過一種內外虔誠的姿態來回報生命中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的對待；「人生」，是指一個人的生命歷程，同時也包括在這個生命歷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愛所創造的一切功業與事實。以下分別針對「合掌」與「人生」來說明：

(一)「合掌」敬對人生：感恩的處世姿態

星雲大師與生俱來的對這個世界關懷構成了他創作的最根本動力，正是愛，而非其他，愛構成了他創作的全部內容。感恩是一種愛的傳遞和生生不息。感恩必須建立在對感恩本質的理解之上。感恩是一種人際交往的心理現象，是個體以感謝敬謹的心情理解或回應他人的恩惠或幫助，從而獲得積極體驗的一種人格特



徵。感恩對個人的幸福感有獨特的強化作用，通過感恩記錄、感恩沉思和感恩表達等策略，感恩可以進一步增強富足感和幸福感，正如大師所言：

這本書所以名為《合掌人生》，是緣於看到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在企業發展到數萬名員工時，他在員工上班的時間，悄悄的在窗外巡視時，對著員工合掌感謝。我感動於他的精神，也不禁對世間幫助我、孕育我的一切師友、弟子們，本著合十感恩的心情謝謝大家。／此外，書裡有我個人的遭遇，有些也不足為外人道，但如果讀者大眾，能從中看見我的一些處世原則，一顆為了佛教的心，一腔弘法為眾的熱血，一條利益社會的道路，我願意以身說法，貢獻給大家做參考，這也是我寫《合掌人生》的一份供養心了。⁵

大師見到日本經營之神的感恩之舉而起了感動與學習效法之心，心懷感恩的為生命中幫助過自己的一切人事做了記錄，感恩讓回憶不但變得更深刻，透過文字書寫分享後還能形成了正能量的輻射效應。同時，感恩還意味著一種哲學思考，正如王鼎鈞所言：

星雲大師的文章常常給人意外的啟悟，例如《合掌人生》這個套書名就引人低迴沉吟。合掌是清淨，雙手未藏一物；合掌是修持，諸善依教奉行；合掌是和樂，十指偃武修文；合掌是中道，糾正十九世紀前賢倡導的握拳人生，超越二十世紀哲人標榜的撒手人生，不偏不倚，一語終身可行，順風時可以為帆，逆風時可以為港，窮可以之獨善其身，達可以之兼善天下。⁶

⁵ 星雲大師：〈自序——瓣心香，微願供養〉，見《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3月），頁8。

⁶ 王鼎鈞：〈向《合掌人生》合掌致敬〉，見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10。



從中可見「合掌」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合掌是一種清淨、修持、和樂、中道，究其實質就是沒有我執，放下自我。它被認為是有修為的性情個性、情感特質、生存需求、道德品質。這種對存在意義的叩問和追尋，凸顯出一位思想家的情懷。大師對感恩的信念蘊涵著他對人生的獨特思考，這也構成了他全部創作的基本取向。

感恩之心在星雲大師的創作中具有統攝性的意義，形成了他對生命的態度與信仰，也成了他創作獨特性的根源所在。一個懂得感恩的人，必然是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的人；一個懂得感謝的人，必然一位有修養有操守的人，必定是一位樂觀堅強的人，一個具有責任感的人，必定是一個對未來懷有堅定信念的人。感恩是一種頻率，我們隨時都可以和它對齊。只要留心用心，我們都能從微不足道的小事中發現值得感謝的所在，讓它們成為點綴生命的美麗火花。以感恩為動機的創作不一定記錄的都是欣欣向榮的幸福人生或美滿生活；也能夠在壞事中得到寶貴的教訓，在災難中獲致對挫折的容受力，這也是轉念的功力。有信仰者並不傾向回避現實，相反，有信仰者往往自覺承擔社會使命的起點和動力。因為在他的心中知足常樂——知足：知悉自己本身滿足，收齊每天都值得感恩的事，可以把我們從匱乏中抽離出來。感恩對個體生命豐富感具有獨特的調節作用，感恩作用可有效增加個體進一步提升幸福感，進而創造出人與人之間的感通和諧。

所謂「仁者愛人」⁷，從書寫生命感恩的角度來看，大師用書寫的方式，記錄自己生命和生活所有的經歷、體驗、情感、思想，他鍾情於世事，銘記給過他恩惠的人事，既感懷於生命中的不期相遇，又珍視生活裡的長相廝守，例如〈母親，大家的老奶奶〉、〈外婆〉、〈來發〉、〈榮總開心記〉諸篇章都從心靈深處如山泉般

⁷ 《論語·顏淵》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見宋·朱熹點校《四書章句集注》（台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之《論語集注》，頁139。



自然而然地汨汨流淌出來的展現大師細膩、豐富而寬闊的生命意識和人文情懷。我們可以說，《合掌人生》就是一部大師所搜集人生值得感恩的人事合集，他向我們述說他生命中的感恩故事，他在書中發揮感恩的哲學，揄揚感恩的德行。感恩可以使人與人更加和諧互助，使世界更美好，同時使人更接近佛。

（二）「人生」踐行「合掌」：用心於人間行程

對書寫「人生」而言，既指回到廣闊的社會生活中，更指實現人生價值的精神家園。這些表現，必透過文字的記錄才能定格。星雲大師提及用文字紀錄自己人生的重要性：

童騷時期生活單純，除了幫忙家計、讀書之外，有的是時間，但苦無紙筆；後來紙筆不缺，卻流離顛沛、乃至弘法倥傯，總不得時間好好記錄；如今眼力大弱，要寫也不得辦法了，人生總是難得圓滿。不過，至今八十餘年的生命，七十餘年的出家生活，以及六十餘年的弘法生活，我還是留下了一些雲泥鴻爪……及至二〇〇〇年創辦《人間福報》，我沒有一天間斷的提供專欄文章，十年來，也累積將近四千篇、五百餘萬言的文章，由香海出版社為我出版《迷悟之間》、《星雲法語》、《人間萬事》三套書。這些都是我除了開示、講座、教材、故事小說等等之外，與我切身相關的人生縮影。⁸

從中可見星雲大師從童年期就有「記錄人生」的愛好，這個習慣已成為自己用來行走人間的必須。何謂「人生」？從「自然世界」的角度來定義，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從廣義來看，「人生」是人類的生活歷史，從遠古到現代的人類生活的

⁸ 星雲大師：〈自序——瓣心香，微願供養〉，見《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6。



過程謂之「人生」。從狹義而論，「人生」可解釋為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也就是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其間的生命活動謂之「人生」。有生必有死，人生其實就是個體生命從生到死的發展軌跡和演變過程。不論從廣義或狹義方面來解釋人生，其間都具有人類生存的事實性或功業性，而不是單純的時間歷程謂之人生。劉勰《文心雕龍·原道》論述文學創作乃根源於「道」：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⁹

這個「自然之道」即是心之所向，形諸於言。「原」是本，所謂自然之道就是宇宙間萬事萬物的自然規律。一切事物都處於流變之中，都有一個流逝、遠去、復反的過程，草木有枯榮、人有生死，一切都在變化、朽壞，但是「道」不依賴於外物而存在，不為外物所改變。「道」支配著萬物的流逝、遠去、復反，人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儘管人的肉體會「道」的支配下毫無例外地從出生走向死亡，但人有精神，人可以效法大道，效法「道」之「獨立而不改」。正如大師所言：

真正了解生命意義的人，應該努力創造美好的語言壽命、芬芳的道德壽命、顯赫的事業壽命、不朽的文化壽命、堅定的信仰壽命、清淨的智慧壽命、恆久的功德壽命、互存的共生壽命，這才是善於體會生命的人。¹⁰

人生離不開兩個世界，一是自然世界，一是精神世界，前者是外在物質的世界，後者是內在心靈的世界。我們日常所見、所聞、所接觸的一切都是屬於自然世界的具象；而我們所思、所感、所領受覺知的，却是屬於精神世界的領域。就時間

⁹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台南：北一出版社，1975年3月），頁1。以下若引《文心雕龍》原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標示版本。

¹⁰ 星雲大師：〈生日〉，星雲大師《合掌人生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頁121。



而言，我們的生命，生活在自然世界裏，是非常短促，轉瞬即逝；但在精神世界中却可永久存在。就空間而言，人類生活在自然世界裏，是受著種種物質條件的支配和現實的限制，範圍狹隘；而在精神世界中，任何人都可以創作永恆，瞬息古今。「創作」，就是作者對外在客觀社會生活進行審美觀照後，將自我的主體意識進行語言轉換的一種精神活動的建構過程。對大師而言，用文字來銘刻人生之中值得感恩的人與事，透過文字來傳遞自己的生命理念，那就在延長有限的生命，所以大師在〈生日〉一文中，再三強調他不喜歡過生日，而用心於在自己的「有生之日」，努力創造美好的語言、道德、事業、文化、信仰、智慧、功德、共生的壽命。¹¹即使從事這些無限的精神生命是一種艱苦的心智勞動，然而，大師心甘情願為了這種痛苦而獻身，放棄舒服的享受而長期過著一種簡樸辛勞的生活。

苦行是出家人應有的修行過程，也是僧侶應有的密行。我回想起自己從小出家到現在，七十餘年的僧侶生涯，說我多麼有修行，自己不敢直下承擔，不過一路走來，已經到了這種人生的風燭殘年，總應該有些許的生活點滴，也可以略微表述。¹²

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構築了大師弘法的心願與追尋。就「立言」而言，寫作以語言文字為物質媒介，文字作為物質符號具有記載、傳達義意的永恆性功能。一旦作家將自己的情感思想通過文字而流傳後世，便具有永恆性。如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所言：

¹¹ 同上，頁 94-125。

¹² 星雲大師：〈苦行〉，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91。



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彰，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¹³

《文心雕龍·序志》篇：

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也。¹⁴

從個體生命意義的角度看，樹德建言可以使個體生命不朽。文字具有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而達到無限與永恆的特殊功能。這樣，人的生命與留下的作品價值聯繫在一起。從個體生命價值的角度肯定文學的價值，從而將文章寫作看做是一種生命的必須，這也說明作品價值與作家生命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星雲大師也說：

自古以來，中國人一向講究「傳宗接代」，把生命當成接力賽，一棒接一棒。祖父死了有父親，父親死了有兒子，兒子死了有孫子；孫生子，子生孫，子子孫孫，香火不斷。更重要的，中國人重視生命的意義，有的人為宗族爭光，有人為國家犧牲，有的人懷抱全人類，開創「同體共生」的壽命。……能為國家的壽命、社會的壽命、世界的壽命、人類共同的壽命而奉獻，小我的生命才有價值。¹⁵

對一位創作者而言，想要介入現實世界，最好的道路就是文學創作。歷經生老病死的無常，去探求永恆，才是上智。對星雲大師而言，寫文章也是一種修行。文

¹³ 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頁 63。

¹⁴ 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頁 174。

¹⁵ 星雲大師：〈生日〉，見《合掌人生 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頁 120。



學本來就是來自現實，反映人間，對人間佛教而言，佛法也在詮釋人生，在這一點上，佛理與文學二者皆具有反映人生的共構性，所以，佛法與文學是見面如遇親人、熟人，這也是星雲大師熱中於透過文字來傳遞他的生活體證之因。

本節從感恩體證的角度來分析星雲大師《合掌人生》回憶書寫的創作動機。創作作為一種複雜的社會精神的現象，它和大師的人格、生活與人生理想密切相關。考察星雲大師作品創作動力，首先應該考察的是作品與大師生命的關係，因此，創作的真正動力來源於生命，而感恩是創作的本源，它基於對人世間無微不至的愛。

三、《合掌人生》回憶書寫的背景因素

前節所述的「創作動機」是指推動作家從事文學創作的內在動力。但創作動機的出現，也必須來自外在世界的刺激，這一內驅力從根源上來看，它仍是以外在客觀現實作為起點的，外在客觀的事物，往往給予作家不同程度的啟迪、暗示，這種外部刺激一旦適應了作家特定的心理需求，再加上作家自身獨特的情感和心境，相互作用，形成獨特而複雜的心理結構，進而產生巨大的吸引力，促使作家表達自己的情感思想。而本節是比較偏重在外在客觀現實的視角來談促使星雲大師創作的背景因素。

（一）「述往事，思來者」：以文字進行紀錄與反思人生

文學是最深沈真摯的人生記載，創作是作家的審美回憶，「回憶」構成了作品創作心理的全部形式。《合掌人生》本身就是回憶錄，從回憶這一審美範疇探討《合掌人生》的創作心理，可見對人生回憶的掇拾與留存，必然托根於人生，與



人生緊密纏繞，它所結成的果實，能給自我和世界產生一種新生的力量。回憶錄是作者進行沉思與回顧的精神場域。大師自述：

我一生別無長處，所幸對文字有種莫名的興趣和親切，童年時期，家中長輩忙於生活，無暇對我施以言教，許多觀念是自己在文字中領略、獲取。因此，少年起我就有記日記的習慣，只是當時物資缺乏，只能將一日所做所思記於心裡，睡前就將一日所得在心裡溫習一遍，如此也養成了思考反省和記憶的習慣。¹⁶

星雲大師在童年時期因家中長輩忙於生活，無暇對之施以言教，他只能透過創作來緩解生活的無聊，在文字中領略、獲取力量，以創作進行安身立命之道。即使一開始寫日記只流於平面化的日常生活敘事，但這種對於生命記錄的偏好是一內在深層的驅動力，透過文字對生命進行傾訴表達和領悟獲取。從中可見這創作動力是自內而發，這發自生命深處的內驅力對創作狀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星雲大師為人、為文都真誠坦蕩，這樣一顆真心，這樣一份性情，讓他在對往事的距離審視時用回憶消解了由現實困境帶來的不安與焦慮，在顛覆現代社會的複雜異化的同時，也建構了一個理想的文化圖景和生存模式。從這一層面上講，《合掌人生》的回憶書寫不僅是一種敘事策略，更是一種心靈昇華的策略。透過對《合掌人生》書寫背景的考察，可見大師對文學有著純粹的體認，他對文學精神的理解和對人生的信仰追求是緊密連在一起的。文學不僅是他自我精神世界的表達和呈現，也是他想像建構人生和世界的一種積極方式。他的性情與人格，也直接影響到作品的境界。

¹⁶ 星雲大師：〈自序——瓣心香，微願供養〉，《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4。



(二)「思垂空文以自見」：以記憶為成長和時代作見證

星雲大師通過創作來尋找自我，實現自我，把創作看成是對生活的一種探索方式，在作品中展現自己的志意、抱負、勇氣，以記憶為時代作證：

其實人生何止百語，世間何止萬事，我一生的經歷，足可以算得上是「劃時代」了。我經歷過舊時代的戰亂，嘗過槍林彈雨的滋味，為了求生，我躲過死人堆；也欣露新時代的風貌，體會社會安和樂利下，人心的轉變……
／我曾經歷經舊時代對佛教的猜忌限制，慶幸仍能可以在關鍵時刻值遇善緣，難題迎刃而解；如今也能運用新時代的科技，為大家注入佛法新觀念，共創人間佛教淨土……。¹⁷

星雲大師在回憶錄中記錄了自己八十年來的生命史，通過對往事和個人經歷的回憶，投射了對時代變革的思考。在回憶錄中記錄了他經歷了軍閥割據、日軍侵華，故鄉淪陷，逃難過程中，對他一生影響很大的外婆九死一生，父親失去音訊，星雲大師隨母一路從揚州至南京尋父時，目睹了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各種暴行，後來在棲霞山寺遇見住持志開上人並披剃出家。後來染上致命的瘧疾、膿瘡等惡疾。國共內戰期間，也受俘遭囚禁。因目睹死屍橫陳，心生不忍，發願集合同道，共組「僧侶救護隊」七十餘人救傷恤亡，於 1949 年春由江蘇來到台灣。初在中壢圓光寺修行，加入慈航法師創辦的台灣佛學院為學僧。七月，因為不同派系佛教人士的攻擊，慈航法師與台灣佛學院學僧遭到逮捕，星雲大師也被誣指為「匪諜」而下獄。……¹⁸這些在生死邊緣的經歷往往是一種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是來自

¹⁷ 星雲大師：〈自序——瓣心香，微願供養〉，《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6-7。

¹⁸ 星雲大師：〈生死邊緣〉，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14-49。



於現實的各種不幸而產生的強烈創作衝動，深刻的影響到個體對外部事物的感知方式，指向人內心深處的彌補的需求，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心理治療功能，能把在現實生活中所引起的缺失性體驗轉變為心靈上的慰藉，消解了對現實的失望，取得心理的平衡。缺失性體驗往往通過想像的方式取得對現實缺失的彌補，實現生命的平衡。以文字記錄人生已成為大師的一種生活方式。這和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述及以著作流傳後世來表現自己的理念是異代相通的：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¹⁹

在這段文字中，司馬遷「以述代論」之言，滙集了歷史上積學問、苦難、品格、志向於一身者的遭遇，列舉了一系列古代可敬可佩的人物，這些人雖然遭受厄運，卻都留下了傳世之作，他們隱退而撰寫著作來抒發心中的憤懣之情。其身臨困境時以著述來尋找生命出口，這是一種永不放棄、永不絕望的精神力量。由於作家「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因而對社會衝突觀察真切，體驗深刻，必然要賦予作品以巨大的思想深度。飽嚙世態炎涼和人間酸楚，這樣的人生經歷對一位作家而言是一筆最珍貴的人生財富，是創作厚實的底蘊。星雲大師透過創作讓自己可以進行心靈的對話，「思垂空文以自見」，以回憶為成長和所經歷過的時代作見證，借助回憶，他向我們展現了認識自我、實現自我、回歸自我的整個精神歷程。

¹⁹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第四十一卷「書上」（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1854。



星雲大師的成長經歷對他日後的創作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如題材的選擇、創作的動機、藝術個性的建構，都受到他缺失性人生經歷的潛在規範和制約。其早期的人生經歷所形成的精神背景，在他的創作中具有特殊意義。他常把早期經歷處理成為特殊的精神背景，他常自覺或不自覺的話說從前，不斷的反觀年少時代的生活圖景，以對照的方式突出今昔之間的變遷，在新與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對立中，展現了自己的心境變化。回望過去的苦難遭遇並不是為了抒發痛苦，而是展現了一種在痛苦中成就一種探索、理解、實現、自愛、自信等積極面向的心理發展。

（三）「我憶故我在」：通過回憶表現自我的生命敘事，確證存在的意義

有了生命境界的體驗，藝術家才能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留下個體的生命歷程與生命思考。美國符號論美學家蘇珊·朗格（Susanne K.Langer，1895～1982）《藝術問題》說：

藝術結構與生命結構具有相似之處，這使作品成為一種生命的形式。²⁰

藝術的本質就在於對生命的關懷，因此把「藝術」界定為「生命的形式」。大師從自己的生命體驗出發，透過創作來實現自我，創作也成其不可缺少的生命需要。尤其是自傳更是如此。所謂自傳，並非指文本字面上呈現自我傳述的這種體裁，而是指其內在精神，自傳書寫主要是在作品中傾訴自己的個性和心境，而不是在創造別人的形象、傳述別人的人生。人的生命既是形而下的物質的體現，也是形

²⁰ [美] 蘇珊·朗格（Susanne K.Langer，1895～1982）：《藝術問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1月），頁121。



而上的精神追求。特別是內在的感情體驗，星雲大師的作品總有一條溫情脈脈的感情之流在回憶書寫中湧現，正如他所言：

凡此種種，點點滴滴，有風霜，有雨雪，也有陽光和煦，古德說：「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梳理過去的種種經歷，一切如在夢中，雖然有忍飢、忍渴、忍辱、忍苦的時候，卻有更多喜悅、欣悅、禪悅和法悅。我一介貧僧，本來一無所有，至今也覺得心中萬法共鳴、萬花齊放了。²¹

所謂的「萬法共鳴、萬花齊放」的滿足與幸福並不是沒有委屈和痛苦，幸福是以成長實現對委屈痛苦的昇華。這種昇華，則為創造和迎接新的幸福，形成了最好的開端。人生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向下，宣洩和釋放肉體的欲望；另一個是向上，提升和昇華精神境界。人生是一個矛盾衝突的運動過程，涉及諸多因素。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生命視為物質或精神、感性或理性的實體活動和過程，其形式往往具有追求自我實現的目的性。這樣，自傳書寫就不是寫外在世界的物質現象，而是寫內在精神生活。它應該從對人的物質存在的審視，昇華到對精神境界的探究。生命敘事的意義在於對生命本身的深刻理解，並形成自己的生命觀，給予讀者生命啟示。

綜合本節可見，星雲大師的回憶書寫不是要揭示一種歷史的真實，而是展示了一種人生的真實，他要追求的是生命意義和自我追尋的統一性，而不是生平資料的完整性。回憶書寫固然有檢視過往生活的意圖，但並沒有想要寫成家族史和時代史。星雲大師動筆的緣由更為了當下性的目的，就個人記憶的留存，讓讀者明白他是在怎樣環境下一路行來，回望生命，整理過往，確立自我，安放心靈。

²¹ 星雲大師：〈自序——瓣心香，微願供養〉，《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6-7。



檢視星雲大師的創作與思想，不難發現，大師反覆提及「生命」與「生活」、「人性」與「佛性」、「人事」與「人生」等三組相輔相生的範疇。這三組基本範疇也共同構成了大師生命書寫的基本架構。以下三、四、五節分別針對「生活」與「生命」、「人性」與「神性」、「人事」與「人生」的三組關係與層次進行分析，結合大師作品以建構其生命敘事所呈現的生命觀。

四、生命敘事的二種範疇：「生活」與「生命」的矛盾與統合

星雲大師的《合掌人生》是「生活自傳」也是「生命敘事」的典範。第一冊《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寫親情和人間緣會，第二冊《關鍵時刻》寫對生死和人生道路的思考。第三冊《一筆字的因緣》寫宗教體證的歷程，第四冊《飢餓》透過感官寫覺醒，寫他精神追求的曲折歷程。《合掌人生》明寫生活，但在表現生活的同時卻向內轉化為暗寫生命，字字句句中蘊含著深度的人生哲學，帶給我們深刻的人生啟迪與關乎生命的思索。

生而為人，不免要為兩個問題煩惱：人為什麼活著？怎樣活著？人生一世，人們總在忙著解決這兩個問題。「怎麼活著？」，就是在問生活的樣貌和狀態，「生活」是一種具體的客觀的生存面貌，俗話說：「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所謂「活法」，就是一種生活的手段或方式，在文學創作中是以一種「題材」樣貌呈現。而「為什麼活？」就具有一種有價值、意義或理念的思考，在文學創作中是以一種「主題」或「中心思想」來間接呈現。「為什麼活著」是原理與原則的層次，「怎樣活」是具體的方法和技術，原則決定技術，技術也影響原則。²²人，茫然來到世界上，事先並不知道要如何做人。每個人都毫無準備，也許是這個原

²² 參考王鼎鈞〈人生〉，王鼎鈞〈人生〉，《文學種籽》（台北：爾雅出版社，2003年7月），頁191。



因，人這一生都必須經歷與體驗許多挫折打擊，去完成屬於自己的人生功課和生命體驗。從生活思考生命，用盡心思，長期努力，蒐集一切資料，這是一個人的「終身大事」。生命敘事的起點及歸宿都是對生命狀態的挖掘，它把叩問人類生存的意義、當下生命的理想作為創作的的神聖使命，彌合「生活」與「生命」的矛盾，實現和諧統一。

（一）「明寫生活」與「暗寫生命」：從俗世到靈魂裡去

「生活」和「生命」是兩個具有關係與發展的範疇，通過這兩個範疇，我們可以體認星雲大師生命觀的基本內涵。在大師的作品中，「生命」是一個重點，與之相對應的是「生活」一詞是外在的生存狀態，而「生命」是透過這樣外在的生存狀態所展現的原則或原理的思考。邵子華〈小說的生命敘事與人的生命建構〉對「生命敘事」的內涵進行說明：

當代小說有兩大重要敘事類型：精神敘事和肉身敘事。精神敘事關心人的生命的終極問題，肉身敘事則沉湎於對肉體的撫慰或虐待，二者對人的關注各有側重，但都未能上升到生命整體的高度。以生命整體為主體的小說敘事應該是介於精神敘事和肉身敘事之間，或者說是吸納、融合了二者積極因素的敘事，我把它稱之為生命敘事。生命敘事把對人類肉身生存境況的關懷逐步推進到類似宗教的境界，它描述生命從物質到精神的孕育、產生、衝突、升騰的變化過程，是生命從具體實在向形而上境界的昇華。生命敘事的起點及歸宿是對蓬勃的生命狀態的渴望和追求。²³

²³ 邵子華：〈小說的生命敘事與人的生命建構〉，《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1卷第2期，2008年4月，頁30-34。



雖然講的是小說，但其實可以適用在任何文體的「生命敘事」。他認為，肉體敘事與精神敘事對人的關注各有側重，但都無法上升到生命整體的高度。「生命敘事」可以融合「精神敘事」和「肉體敘事」二者的積極因素，將對人的肉體存在的關注逐步推向形而上境界的昇華。星雲大師往往是把「生命」與「生活」進行對照與互動的關係進行思考。以〈榮總開心記〉為例，星雲大師先寫自己在恢復室來到加護病房，醒來時第一知覺是看到了牆上的一面鐘，指針是六點，他閉上眼睛再睜開眼感知時間的流逝與變化，由「形而下」的視覺感官寫到對「形而上」的生命體會：

時鐘好美，時鐘好可愛。由於時鐘上面秒針與分針明顯的移動，它們證明著我的存在，證明我與這世界有著關聯。指針的移動，使我心安！這面時鐘，在這一刻，對我來說就是整個世界，整個生命。／這些年來，我環繞世界幾次了，多少的山川美景，多少的名勝古蹟，我無暇訪遊，也無意觀賞，誰知在這特別的時刻，一面時鐘勝過山河大地。真是「一沙一世界，一葉一如來」。／人間，如果沒有「時間」這樣東西，痛苦、憂傷、煩惱永遠不會過去，既沒有未來，也沒有希望。人間佛教要能在「時間」這種深邃又平凡的事情上去參悟：迷惑的時候，時間會使你失去一切；了悟之後，時間就是你的一切。²⁴

從文學創作的意義來說，一部文學作品倘若僅停留在對某種生存真相的描摹，那麼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文學有別於社會科學其他門類的獨特意義。它所勾畫的世界一般需要有表面的情節與精神傳遞的雙重結構。生命敘事著重對生命狀

²⁴ 星雲大師：〈榮總開心記〉，《合掌人生 4：飢餓》，頁 52-53。



態的挖掘，但生命敘事必須從肉體的生存狀態開始人入手，因為肉身的感官是最基本的生命體驗。肉身之可貴，在於它對事物的感知敏感和細膩，在艱辛的重負中不斷進化和發展，在自然感官的基礎上培養、訓練和發展出豐富的社會功能。大師透過對身體的感受，進而展開對生命的探索和思考。其所表達的身體狀態，可以看作是一種實踐場，是自我道德實踐、生活實踐和社會實踐的本質，是人類反映精神訴求的一種方式。實踐是一種修煉，是人類將想像中的自我變為現實的過程。在修煉的過程中，人類將自己的想像注入身體，賦予身體以「超身體」的意義，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實現理想中的自我，人類的內在動力來自於對理想自我的精神信仰。

星雲大師〈飢餓〉一文寫出他年輕時常常吃不飽，或沒飯吃，也為了工作而忙到連著兩天都沒有吃飯：「到了此刻，全身已經虛脫無力，身體搖搖晃晃，一下山時的四百多個台階，就像踩在雲端裡，感覺像是騰雲駕霧一般，也不知道自己怎樣走下山的」，「當時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將來我有能力建寺時，我要給人吃飯！」²⁵

現在佛光山在世界各地，到處都有分別院道場。其實說來慚愧，最早建設分別院，也不是有什麼大志想要弘法利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吃飯。……所以我建普門寺，意謂「普門大開」，想要吃飯的人，都歡迎大家進來。／甚至，早期我一直告訴普門寺的住持、當家，凡是來吃飯的人，不問姓氏，只要他們肯吃我們的素菜，就是成就、圓滿我們的心願，都應該心存感謝。／今日佛光山的發展，或許當中有許許多多的因緣，但是「給人吃飯」應該是眾多因緣中一個很重要的助力。／現在事隔多年，但是回想起

²⁵ 星雲大師：〈飢餓〉，《合掌人生4：飢餓》，頁192。



在法藏寺這一段飢餓的往事，應該是我多次飢餓經歷中，心較嚴重的一次。因為當時如果不是三寶加被，只要不小心一腳踩空，墜入山崖之下，不就粉身碎骨了嗎？／其實，人在世間，都是受著業力的牽引，都是受著因緣的安排。我覺得飢餓是難堪的，但佛祖也不會誤人，一切的一切，應該都有佛緣在安排吧！²⁶

大師透過自己切身的飢餓之苦，如同忍受病痛折騰的經驗，寫來生動幽微。感官的敏銳是通往心靈的閥門和管道。正是肉體孕育了思想，滋養了靈魂，同時也將自己提昇到了精神和靈性的境界。因此，我們必須尊重和關愛自己的肉身。正因為肉身面臨的現實是有限性，我們不得不思考其存在的意義，並為其尋找一個永久的家園。肉身修煉使肉身在外力刺激與內在滋養的結合中實現自我完善，昇華到「天人合一」的和諧統一，使修煉之道走向動靜結合、內外兼修，有助於實現肉身與生命的雙重超越。

對生命的關懷是一個由近及遠、由生到死、由物質到精神、由具體到抽象的漸進過程。星雲大師從青年時代起，就經常忍受饑餓帶來的肉體痛苦，甚至因此患上糖尿病，但饑餓卻成為他創建普門寺的因緣。這說明，他從肉身的體驗中，昇華到對「生命」這唯一的、永恆的價值判斷標準的終極關懷，表現為對「人」存在的思考，這是一個超越時空、永存於世的重大母題。

（二）生死的體證：超越生死的價值追尋

星雲大師《合掌人生》四冊篇章的排列看似隨意，但其實是有層次的，第一層是自傳中令讀者印象深刻的親情、人情與文化。第二層是危機、苦難、磨礪，

²⁶ 星雲大師：〈飢餓〉，《合掌人生 4：飢餓》，頁 193-194。



第三層是感受到死亡在生命中的如影隨形和不可避免，也就不再忌諱和畏懼、逃避死亡。大師飽受病苦折磨中，切身體會到了死亡對生命的壓迫，他一生與死亡打交道多次，生死一線間多次，每一次的死裡逃生都讓他心懷感恩：

我很感恩這次生病的因緣，我學會換個角度，聽聽身體的需要。一個身體，佛家來說是個「小宇宙」，裡面的許多細胞，也是另一類的眾生。做人雖然不能貪生怕死，或因太過愛惜自身而形成了放不下的「執著」，但是也不能不愛護身體。在一個人身體強壯的時候，如果欠缺心靈的養分，很容易形成「血氣之勇」，做出許多後悔的事來。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心靈力量強大，往往可以扭轉生理上的不足。但最好的還是能夠「身心平衡」。²⁷

星雲大師的創作便是立足於人生，一以貫之地思考著生與死等人生問題。古人說：「未知生，焉知死。」但其實我們也可以說：「不知死，焉知生。」大師說：

其實，人生本來就一直在「因緣果報」裡流轉，也在「死亡邊緣」接受考驗。有信心的人，無論生死危亡，一切盡付笑談中。實在說，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生死就等於人晚上睡覺，白天起床，就是這麼簡單。因此，生，也未嘗可喜，死，也未嘗可悲；生了要死，死了要生，生死就如時辰鐘一樣，輪轉不息。死亡，並沒有邊際；人生，就在生死存亡之間，如此而已。²⁸

星雲大師將生與死相連在一起，對於生命而言，死亡只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生死相依，生死相繼。死亡是另一種生命的開始，在那裡可以得到永生。大

²⁷ 星雲大師：〈榮總開心記〉，《合掌人生4：飢餓》，頁47。

²⁸ 星雲大師：〈榮總開心記〉，《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頁47-48。



師不僅不再耽於死亡的困惑，而且從死亡的殘酷中超越出來獲得了精神的超脫。生命與死亡在時間長河中都是相對有意義和絕對無意義的存在。《莊子》說：「善吾生，故善吾死」²⁹，當我們認清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了解生命的方向，才知道應該怎麼樣活著。所以說，善於生活的，才善於死亡，才知道如何面對死亡。為生死注入直面現實的情懷，將生死劃上等號意味著遵循自然規律，而生死轉換的思想則引導人們走向永生。死亡不可避免，生命的悲劇與生俱來，但卻凸顯了生命存在的絢爛與珍貴。星雲大師以一種淡定從容的態度看待死亡，關注死亡在無限時空中的永恆存在。他積極地將死亡的情感體驗納入生的體驗境界，在對死亡的體悟中理解「生」，使「生」與「死」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至少在精神上做到了同生共死。這種超越是建立在大師多年對生死的冥想和感悟之上的，他從常人般的恐懼轉變為豁達灑脫的心境，以超然豁達的態度對待苦難的人生，把死亡當作生命的一次遷徙。星雲大師在〈梅約醫療中心檢查記〉一文中說：

覺得人生真是如同飛禽孤雁一樣，時而東方，時而西方。想我這一生，我對生並不太關心，也不很計較，因為生老病死都有因緣，我覺得有緣就活下去，無緣就隨他去；有緣則來，緣盡則去，人生本來就是來來去去，永無休息。³⁰

大師認識到死亡是人不可避免的必然，勇敢地面對死亡的必然到來及其帶來的空虛和封閉，以積極無畏的態度面對死亡，努力超越死亡，以弘揚生的意志。對於死亡，還有更深層次的思考，星雲大師立足於實際的人生體驗，把自己的生命置於宇宙之中，最終領悟到生命的真諦，認識到生命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生與

²⁹ 《莊子·內篇之六·大宗師》，黃錦鉉：《新譯莊子讀本》（台北：三民出版社，1900年）。

³⁰ 星雲大師：〈梅約醫療中心檢查記〉，《合掌人生4：飢餓》，頁71。



死只是自然界的輪迴，當人們走向絕境面對死亡時，同時也是走向了生命的重生。向死而生的價值和意義在於，在這個墮落的時代，只有死亡的重錘才能敲擊麻木的靈魂，喚醒迷失已久的人們，它激勵人們以時不我待之感，開啟更加精彩而有意義的生命歷程。星雲大師以「死亡」來堆砌「活著」之堅韌情懷。大師幾度在生死之間的經歷，不免思考：活著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在這個世界上，一個人所能擁有的最大的權力就是給自己生命賦予意義的權利。生命只是暫時的存在，人也是有限的存在，生與死是必然會發生的事實，面對生死，因順自然，通過修道來超越生死，最終達到「道」的境界。追求不朽是人類永恆的願望，關注不朽是對人類的終極關懷。星雲大師大德高尚，精神長存，亦以他一生無我的佈施與奉獻踐行了他的生命不朽。

在本節中我們論述生命敘事的中「生活」與「生命」兩個相互對立的範疇。顯然「生命」是屬於形而上的超越性層面，「生活」是居於形而下的世俗功利層面，「生活」必然具有目的和手段，而「生命」是一個實現價值與意義的過程。人之所以為人，必須滿足物質功利上的需求與欲望，也就是需要生活，人固然需要生活，卻不能僅僅只滿足於生活層次，人還有超越單純生活的精神世界，一種富有人生理想和價值情操的精神活動。「生活」與「生命」天然的聯繫在一起，沒有無生命的生活，也沒有無生活的生命，兩者固然不可分離，卻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和衝突，如何諧調生活與生命的矛盾，彌和生活與生命的衝突，實現生命與生活的和諧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生命個體的生存意義和精神活動。

生命敘事的就是對生命狀態的挖掘，它叩問心靈的意義，彌合「生活」與「生命」的矛盾，實現和諧統一。大師透過文字記錄、保存自己的經驗，他在回憶錄中對於人「為什麼活著」、「怎樣活著」提出了自己踐行後的豐富答案，給人警誡或指引。



五、生命敘事的二種維度：由人性向佛性轉化，從人間向天道晉升

我們在上一節中已經指出了「生活」與「生命」是星雲大師《合掌人生》生命敘事的一對基本範疇，表現了大師對生命問題的思考。但如果只停留在「生活」與「生命」這一組範疇的理解，還未能把握到一位宗教家的生命觀其及意義，因此，還必須從大師生命敘事中的另一個範疇——「人性」和「佛性」入手。

如果說，「生活」與「生命」是星雲大師生命敘事的「基礎」，那麼，「人性」和「佛性」就成了大師以文學弘法的「重要支柱」，展現了一位宗教家生命觀的獨特性。「生活」與「生命」是在創作表現時「明寫生活，暗寫生命」的合乎邏輯的發展，但也必須從「生活」與「生命」出發再晉升到更高的心性、靈性層面，才能掌握到大師生命敘事的二種維度——「人性」與「佛性」思想的深刻性。一般作家創作離不開人性，大師的作品當然也反映了大千世界的各種人性，但如果僅僅停留在大師創作中的人性層面則遠遠不夠，因為大師身為宗教家在他的創作中還存在一個更具超越性的層面——佛性層面，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才顯示大師生命敘事的獨特性，與其他的作家有所區別。對佛性的追尋也成為大師創作的重要精神。

檢視星雲大師的創作，就會發現，不論是作品的思想意蘊，或是風格境界，都深深打上了佛性的光輝，這也成了他在當代作家中獨特的身份印記。另一方面，在大師的創作中，「人性」和「佛性」並非分離的兩極，而是具有緊密的聯繫，兩位一體的成為大師生命敘事中的一對基本範疇。這種兩位一體的互相轉化，與大師的思想境界具有密切的關聯。如果「人性」和「佛性」可以合一，那麼物與我、人與自然又何嘗不能合一？生命的最高意義不在於人我分離、物我分離的「主



客體關係」，而在於實現人與物、人與我合一的關係。在大師思想中，人性和佛性之間可以轉化，「人間」可上通「天界」，「人情」可與「天道」合流，這對傳統高高在上的人格神的思想文化界來說，有著振聾發聵的積極作用。以下分兩點來說明：

（一）佛光轉化器：從「人性」向「佛性」的轉化

生命敘事將對人類生存境遇的關懷提升為某種近似宗教境界的精神追求。它描繪了生命從物質到精神、從現實到靈性的孕育、誕生、衝突和上升，是在反思生命現實的基礎上的想像和昇華。正如王鼎鈞所言：「作家在人間裡找獸性，從人性裡找神性。」³¹人有貪嗔癡怨，所以有罪，都會犯錯，沒有人完美無瑕，於是需要救贖。救贖是浴火鳳凰，是死而復生，從地獄到天堂的歷程。³²羅丹也說：「所謂大師，就是這樣的人：他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別人見過的東西，在別人司空見慣的東西上能夠發現出美來。拙劣的藝術家永遠戴別人的眼鏡。要點是感動、是愛、是希望、戰慄、生活。在做藝術家之前，要先做一個人！」³³這都說明了，作家取之於人生，用之於人生，創作必須激濁揚清，在黑暗中尋找光，在絕望中發現希望。對於星雲大師這樣一位以弘法為職志、以淨化人心為創作使命的作家，更是如此。他深知世界並不完美，但生命是美好的，他總能發現生命之美、人性之善。例如星雲大師在《合掌人生》裡提及自己十二歲出家當沙彌，十五歲受戒，頭蓋骨燒得凹下去了，同時也失去記憶，導致許多老師與師兄都指責他沒有出息，但他沒有怨天尤人，反而心想：「有沒有出息，並不急於一時分辯，

³¹ 王鼎鈞：〈高，更高〉，《心靈與宗教信仰》（台北：爾雅出版社，1998年11月），頁40。

³² 參考自王鼎鈞：〈心靈與宗教信仰〉，《心靈與宗教信仰》，頁71。

³³ 法·奧古斯特·羅丹：〈羅丹遺囑〉，見《羅丹藝術論》（山東畫報出版社，2017年9月），頁10-15。



時間會給我力量，二十年、三十年後，誰知道呢？『總有一天』我會突破自己，走出自己的路的！」³⁴他回望人生後如是說：

現在回過頭來想，當年是什麼給我這些承擔的力量呢？是佛法。……由於我從小就善於接受，而且能予「轉化」，可以將煩惱轉化成力量，由此業成內心愈挫愈勇，發揮到體能上，也可以愈走愈有力量，這也是人間佛教修行的重點。生活中，時時都有相反的挫力，可以令人懊惱，也可以令人增長力氣。希望大家每個人心中都有這樣的「佛光轉化器」，時時都能在生活中練習轉化。開發潛能也就是這樣來的！³⁵

又如〈梅約醫療中心檢查記〉提及：

我自幼出家，沒有機會動用剪刀、廚刀，但我身體卻是刀痕累累，台灣的台北、台中的榮總醫院、高雄的長庚醫院，以及美國的休士頓醫學中心，都有我開刀的紀錄。……我雖然歷經多次手術，但我從來不以開刀為苦，反而覺得有病，能借機在醫院裡休息，也是人生幸事。有時候我甚至感激病魔，因為有他作伴，我可以在醫院裡自在的休息，別人不會怪我偷懶，想想人生能有這麼一段時光，深感「人生有病也幸福，住院休息樂逍遙。」³⁶

人生的基本主題是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生老病死、貪嗔癡怨，往往是面對人性中一切原始、本質的事物說話。但創作必須在感受痛苦中創造愛與希望。創作一

³⁴ 星雲大師：〈榮總開心記〉，《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55。

³⁵ 星雲大師：〈榮總開心記〉，《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56。

³⁶ 星雲大師：〈梅約醫療中心檢查記〉，《合掌人生 4：飢餓》，頁 62。



一方面是反映現實人生，一方面是對現實人生的超越。如清末民初的文學理論家王國維提出創作的原理和標準：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³⁷

王國維強調詩人創作時要「入乎其內」又需「出乎其外」，既要有入世的深度，又要有出世的高度，既要有體驗生活的熱情，又要有思考的理智，能夠從事件的矛盾關係中冷靜地走出來。不反思和認識生活的意義而深入生活是有缺憾的，不深刻體驗生活而進行反思也是不完整的。認識到創作心境中「入」與「出」的對立統一，對於我們堅持在創作中深入生活，同時強調超越與昇華的智慧，是很有啟發的。生命的雙重性，既是內在的，又是超越的。「入乎其內」，就是作家在創作過程中的深度體驗。正是因為這種「入乎其內」的能力，對生活有真切感受，從而寫出感人至深、充滿生機與活力的作品。然而，創作更有賴於「出乎其外」的能力，能夠從其中超脫出來，以更高的視角審視自己，以超越的眼光看待生活，昇華原有的感受。我們可以說，「入乎其內」是一種「人性」的展現，「出乎其外」則是「佛性」的晉升，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從「人性」到「佛性」的轉化，即審美活動從「深度」到「高度」的歷程，這個轉化的關鍵就在「能觀」，強調的是對自身生命體驗的冷靜反觀。追求欲望是人生痛苦的根源，要想從世間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只有用「靜觀」的方式，而不是用功利的態度去審視被生存欲望所制約的各種世俗情境，才能暫時消除表像世界背後的欲望活動，從而找到從「內在」到「超越」的心境轉換契機。

³⁷ 王國維著、施議對譯注：《人間詞話》（台北：貫雅文化，1991年5月），頁182。



當我們可以跳脫來看自己人生的時候，我們彷彿已不再是單純的自己，而是一個塵世的洞察者——我們都可能是紅塵俗世中的角色們、是眾生，但們也可以是俯看一切悲歡離合的「天眼」。每一則人生故事裡混合著欲望和回憶、現實和過去、生命的尷尬與心靈的喪失，我們既在觀望又置身其中，既在台上又在台下，既在遺憾又在被喚醒的釋懷裡。無論從文學或現實的角度，均在上帝和人間、天堂與塵世、佛性與人性、聖樂與俗音之間，憑藉人的內在智慧，對塵世中的自私、粗鄙、貪婪進行鞭撻、反省，獲得良知、慈悲、溫柔、勇氣，獲得了洞察人類命運的智慧，星雲大師這種「佛光轉化器」就是一種「轉念」，讓自己豁然開朗，迷津有渡。當我們閱讀的時候，也能體悟出他的信念，感受到心靈的重量。

但願由於我的病，使一切眾生可以少受病痛的折磨，但願每一個人都能打開心門，接受光明的照耀，成為能帶給他人歡喜的，一個「開心」的人。³⁸

人性中潛藏著的一種基本素質富於推己及人的同理心、設身處地的同情心、互相取暖的傾向，以及尋求人類生存困境的突圍。這種為眾生承受的願力，是以一種謙遜俯身的平等姿態與自然萬物進行著物我無間的靈魂交流，這種轉化，不但使作品本身有了來自生活的基石，更多的時候，就是一種內向建構、自我拯救的另一種可能。

在這個婆娑的世界裡，我們是如此渺小，而在人生的漫漫長途中，我們卻被迫背負著枷鎖，還要學習抵禦生活的誘惑、世俗的壓力、痛苦的折磨，這是人性的鍛鍊。不過同時，我們也可以用智慧的觀照轉化並點亮生活中的佛性之光，便會發現，生活處處充滿了驚喜：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來自社會的人文關懷，都會

³⁸ 星雲大師：〈榮總開心記〉，《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57。



為我們帶來幸福感。「能觀」的力量就在於此——跳脫來看，便能心念一轉，原來漆黑寂寥的夜空有了星星的點綴，霎時變得有溫度，有詩意，有魅力。星雲大師以其堅定的文學追求與獨特的溫情關懷保持著對於生命的深切關注。他用平靜的文字來詮釋人生的苦難，呈現了對溫暖、對永恆的渴望，體現了一個宗教大師的人文關懷。

（二）人佛同歸：實現天人合一

前已述及，星雲大師的創作用心於從「人性」向「佛性」轉化，一旦人性可以向佛性轉化，即從人間向天道學習，即可達到人佛同歸，實現「天人合一」的境界。

人間行走、人間生活、人間修行、人間修心、人間弘法，是《合掌人生》展現的「人間性」層面。從人間性的角度看，大師的生命敘事來自於對真實經歷人生故事的描繪；對家人、好友、宗教的人倫依戀；對自然之追求、抱樸含真之理想、委運順化之哲學。「人間性」是大師生命狀態與思想境界的獨特體現，並由此造就了一位高大偉岸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除了具有人間性，它也宣揚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宇宙感通。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境界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謂「天」，不是宗教上高高在上的人格神，而是內在於人世，落實到現實中，實現於日常生活中，實現人與天道的感應、人與世界的和諧。引領我們在超越功利性的審美愉悅中享受人生，在實踐自由的境界中改變人生，努力實現人生的真善美融合。大師認為眾生都是佛陀的化身，佛就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佛陀！為了找尋您，我曾經走遍全球；為了實踐您的教言，我關心周遭的大眾。當然，我希望忽然從人群中見到您；我盼望不期在小徑上與您相遇。



／終於，經過多年的朝思暮想，我也有了進展。我吃飯的時候，觀想佛陀您坐在我的上首；我走路的時候，想像佛陀您走在我的前首。我睡覺的時候，佛陀您出在現在我的床前；雖然不能「朝朝共佛起，夜夜抱佛眠」，但我漸漸感受到，佛陀，您和我是生活在一起的呀！……能用佛的慈眼看世界，那麼我們所看到的，就是佛的淨土；能用佛的耳朵傾聽世間音聲，那麼我們所聽到的，就是佛的法音；能用佛的嘴把講說善言話，我們所說的，就是佛的智慧語言；能用佛手行善做好事，我們所做的，就是佛的慈悲之事；能用佛的悲願來關懷宇宙眾生，我們就有了佛心佛性！原來，佛陀您是這樣的慈悲，您所有的一切，都能給我們分享；原來，「千百億化身」不是一句理想，那是全可以做到的，因為我們都是佛陀您的千百億化身。³⁹

大師在創作中，把人生哀樂與佛性永恆相結合獲得精神的超越，踐行了「人人皆有佛性」的平等思想，一切眾生皆具有成佛的能力，一旦能對成佛的終極目標有著不懈的追求，便能入世而出世，存在而超越。大師是人間之佛，他用不拘一格的創作刺破了自己神聖的光環。他是作家，並借著身體力行拉近與信徒之間的距離，成為世人心中偉岸的大師。他也是人間佛教中最出色的活佛，將佛性與人性完美地契合在一起，教會世人「佛性」內在化的另一層含義。同時，他也將佛性用文字向世人傳達。佛理與文心，完美地體現在這位「人間之佛」的文字中。

佛陀，您在成道時曾經說過「人人皆有佛性」。現在，如果說「我是佛」，並不敢當；如果說「我像佛」，也不敢說；如果說「我學佛」、「我行佛」，

³⁹ 星雲大師：〈向佛陀訴說〉，《合掌人生3：一筆字的因緣》，頁 57。



這是必要的。學佛，就是要「自覺」；行佛，就是要「覺他」。能「學佛之所學」、「行佛之所行」，才能「成佛」；能「自覺覺他」、「自度度人」，就能直下承擔，就會發現，「我是佛」⁴⁰

佛性智慧植根於佛家仁心，具有慈悲為懷、萬物平等、自然平常、普渡眾生等深刻理論思想。大師認為有情眾生因為自覺覺他，得以展現更高的生命意義和神聖價值。「人間性」立足於現實人生，是一種人間情懷與生命關懷，但它又根源於宗教情懷，融會了佛教思想。

大師的這種人佛同歸的思想是與儒、道相通。「天道」是一個以天體運行的過程、方式和規律為基本內涵，儒、道二家皆有對天道進行詮釋。如《論語·公冶長》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⁴¹從子貢對孔子之教的感受中可見，「性」與「天道」的關係表明了孔子對於人性超越性的揭示。仁代表了人性的本質，仁的這種人性普遍性如何才能得到保證呢？這就涉及了人性的超越性問題。當中具有一種積學以達道、學以致用的意涵，以入世治世之修行態度來踐履並實現性與天道，使天道、性命可以落實到現實中，避免蹈入虛空，流為空談。「天道」是儒學對「自然之天」的哲學性反思，它容納了自然之天的形質，如《論語·陽貨》：「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⁴²孔子對於天的最重要的貢獻當屬把天命與個人的道德屬性結合起來。孔子則把天命與每個個體都聯繫起來，從而使得天命對於每個個體來說都具有了普遍性。《論語·述而》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⁴³非但如此，每個個體可以

⁴⁰ 星雲大師：〈向佛陀訴說〉，《合掌人生3：一筆字的因緣》，頁81。

⁴¹ 宋·朱熹點校：《四書章句集注》（台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之《論語集注》，頁75。

⁴² 同上，頁180。

⁴³ 同上，頁98。



通過後天的努力上達天命。這種努力的途徑就是其所強調的「學」。《論語·憲問》載：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⁴⁴

人之所以可以通過下學而上達於天命，因為人之德性是天賦予的。因此，可以通過自身內在的努力來把自身與天命溝通起來，最終達致天命。這種自身的努力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約束，其實現與否完全在於自身。

老子的「道」是對「天道」由此進一步抽象所得，強調其「週行」的姿態，《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⁴⁵已超越傳統的天人關係，人順應天地規律，「人道」法天地為「法道」。莊子哲學中的「天道」是宇宙最高本體，但人是可以靠著後天的修養上達天道，天道本身既超越於人之上、又內在於人之中，人可以透過「齊物」、「心齋」、「養生」等途徑與方式，而達到與天道合一的目標，最終實現由凡人成聖的超越境界。

中國儒、道對於星雲大師對於人佛合一的人間佛教教義有深遠的影響和積極的意義。正因為儒、道二家皆強調天人合一，所以天地之間，有晝必有夜，有榮必有枯，有生必有死。變與不變是太極運行的結果。變與不變，最後皆是異流同歸，返本歸一。此外，道的開端是混沌。自然是天道運行的常態。既然生死是自然的，人就應該接受生死的限制。總之，夫子深諳自然之道的道理。天道是以天體的運行過程、方法和規律為基礎的概念。

⁴⁴ 同上，頁 157。

⁴⁵ 《老子》第二十五章，余培林註譯：《新譯老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89年9月），頁 51。



在現實生活中，人的精神容易受到外物的影響，產生喜怒哀樂愛欲懼等種種情緒，人也常常為當下的處境所惱，容易不快樂，人一旦效法天道則實現精神上的獨立，便不會輕易隨著外在環境與社會評價而改變，從而喪失精神的獨立性。因為精神獨立者能夠區分內心世界與外在環境的區別，明白外在賦予的虛浮榮耀與做自己自由的界限。人的精神不為外在的環境所改變，這便是獨立。精神獨立的人，其自身的價值不僅能通過社會給予，同時還可以通過個體給予。一個具有精神獨立之人是不會為外物所改變的，他在自我肯認之中實現自我的價值。不僅可以洞見自我，還可以照見萬物，使一切存在明朗起來，於是自己之存在也就更加清晰起來。在自我認識的過程中，人變得逐漸清靜起來，越是清靜，越能燭照自己，越是能燭照自己，就越能做自己。做自己的過程就是一個人修養自身的過程、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

人類生命的意義不僅只在認識和征服客體世界的活動，也不是將我與他者、主觀身體與外物分離的為主體客體的過程。當我們體認到物我和諧、天人合一、萬物是我的一部分以及萬物相互連結的關係的認知中，我們的視野就不會局限在征服或競逐的狹隘識見中。星雲大師的觀點對長久以來片面陶醉於主體認識和征服客體的「我執」思想具有超越的意義。

本節通過對星雲大師《合掌人生》的解讀，去思考其中所反映的生命哲理，「人性」到「佛性」的提昇，從「人間」向「天道」學習，實現人佛同歸。這些哲理，表現了「人性」和「佛性」合一的命題，詮釋人性的高貴與生命的尊嚴。用人本自俱足的這種「佛性」去關照不同的環境與人性，人性處處都是高貴與美好的。或許，我們可以把人的佛性稱為「初心」，初心是一朵永遠的花——它開放在我們的頭頂，遙遠而又逼真，最接近星辰。這種距離，使心靈可以透過「轉化」或「超越」，完成了對「佛性之光」的丈量。



六、生命敘事的創作層次：從「人事」到「人生」

前面兩節對「生命」與「生活」、「人性」與「神性」這兩個基本範疇的分析中，可以發現星雲大師對生命問題的獨特思考及運思方式。如果說「生命」與「生活」、「人性」與「神性」這兩對範疇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哲理與尋思的意味，那麼本節所要論述的另一對範疇「人事」與「人生」的思考主要落實在創作的具體操作上。

（一）人事與人生：從具體敘事至抽象的人生感知

星雲大師善用自己所見所聞所經歷的故事打動人心，敘事真實，情感真摯，辨理明晰，故其文本內涵呈現出明顯的「人間性」。一切作品皆來自於具體的人事，所謂的「人事」，必然與人相關或相近，包含著豐富的人生內容，回憶錄更是必須建構在具體的人事，必然貼近血肉人生，載負著作家生命體驗的豐富性。「人事」往往包容著現實、社會、時代的某些內容，展現了人事的「常」與「變」及其錯綜發展。正如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所云：「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人事新陳代謝，命運的變化無常，人生就是在這樣的常與變的交錯更迭中發展。「人生」就是在人事的變遷中展現的生命與心靈的發展。「人生」，是人的生命的真實生動的表現，是生命整體狀態的呈現，更是一個有意義和價值生成的過程。每個人的人生都一樣，籠統看來只有兩個端點——出生和死亡，生老病死，我們無法把握，但人生的過程卻撐握在我們手中。

《合掌人生》是一部回憶錄，回憶錄是一種自傳書寫兼及紀錄所經歷時代的文類，它為我們展示作者生命之旅、人生理想以及曲折的心路歷程。大師在這部書中書寫自己的歷史，往往用具體來表現抽象，通過具體的「人事」表現抽象的



「人生」。例如他在〈生死邊緣〉一文中從出生開始講起，歷數自己一生有多次在生死之交中驚險走過，據大師所敘，南京大屠殺波及家鄉揚州，日本軍人四處放火殺人燒民房，反映了其時日本人殘暴虐殺和血染大地的時代動盪。星雲大師在成長中逐漸感受到生死的難以把握：八歲那一年掉到冰窟裡差點凍死，十歲時與外婆分散後迷路：

後來，聽說年過六十的外婆被日軍帶到營房裡當伙夫，因為當時人民不是逃光，就是殺光，日軍每日三餐需要很人手工作，外婆因此得以倖免於難。我和外婆分開之後，獨自留在小鎮上，舉目所見，到處屍骨遍野，甚至一堆堆死屍無人聞問。有的屍體漂在河流之中，頭下腳上；也有的陳屍路邊，只剩下手腳，內臟已被饑餓的野狗飽餐充饑。這些啃食人肉的野狗，一隻隻看起來都是一臉凶相。⁴⁶

為了躲避日軍，大師朝著死人堆裡一躲，假裝自己也是死屍之一，僥倖未被發現，讓他從「生死邊緣」中，第一次深刻體會生命的無常恐怖。大師十七歲，染上了瘧疾；二十歲又因經常與死屍接觸的病毒感染而全身長膿瘡……，少時的大師在命運的掌控中茫然行走。如果命運的執行有它委婉而固執的節奏，戰爭的殺戮則是殘忍愚昧的人類輕率的直接後果。人被草率地大肆濫殺，再顯生命之輕賤。如他寫到的屍骨堆成山丘，內臟已被野狗飽餐充饑，這些可視的畫面給讀者直觀的視覺刺激。儘管大師的敘述帶著見怪不怪的鎮靜，然而這種經常聞見殺戮的生活也非一般人經驗所及。星雲大師在敘述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死裡逃生的過程後，提出了他的人生觀：

⁴⁶ 星雲大師：〈生死邊緣〉，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20-21。



不過因為自己這一生，經常在「生死危難」的邊緣走過，因此對生命的存活更加珍惜，更加熱愛；但也懂得要勘破它，要能逆來順受，不要計較，不要執著，所謂「山重水複疑無路」，只要你懂得轉個身，自然「柳暗花明又一村」。⁴⁷

回憶錄著眼於個人及社會生活，透過生活實錄反映戰爭之殘酷、時代的逼促下學習自我調適與自我安頓。星雲大師的回憶錄是自我敘事與他者敘事的混合體，在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中尋找身份認同。他的回憶錄將宏大的歷史置於個人經歷的敘事中，在記錄歷史的同時對自我的人生進行解讀。例如他在〈人生路〉中寫到：

後來「七七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開始，我的家鄉揚州江都都被戰火摧毀，燒得只剩瓦礫一片，到處都有鐵釘，以及各種器皿損壞的破銅爛鐵。我把這些撿起來賣，雖然不值錢，但當時小小年紀，也覺得為數可觀。甚至在桃李銀杏出產季節，鄉人吃過桃子、李子、杏子，裡面的核到處亂丟，我也滿街滿巷的撿拾，累積起來也可以賣點小錢。／過去自己一直覺得很難為情，不敢把這些事告訴別人；現在環保意識抬頭，我覺得自己童年所做，不但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也是對環保的實踐。同時也增強自己的信念，不論什麼人，只要對公益有所幫助，我覺得都非常有意義。⁴⁸

這一段透過戰爭的現實對家鄉的生活事件進行描述，表達了超越現實的人生態度。正因為有了惜物愛物意識的注入，賦予了敘事以生命態度的深刻性。星雲大師透過具體的生命事件而表達自己的理性自覺，在書寫人事的同時許也表達了人生觀與價值觀。

⁴⁷ 星雲大師：〈生死邊緣〉，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41-42。

⁴⁸ 星雲大師：〈人生路〉，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57。



人生，可以分為「形而下」的生物性發展和「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前者是屬於較低層次的現實，指的是人的生活，也就是大多數人的生活現實，所以我們是世俗的。後者具有理想的形而上意義，關注人的生命和精神世界的安頓。如果我們熱愛生活、用心思考生活，那麼生活就是「人生」。《合掌人生》以其回憶錄的文體，融合時間書寫、事件書寫、歷史書寫，傳達出星雲大師對生命體驗和現實關懷的闡釋，回憶書寫不再只是一種書寫視角，更傳達了大師在時代更替、生命變遷時的內心世界。這些記錄，無疑都具有典型的意義和獨特的認識價值，能由世俗的日常生活進而構築成為具有生命意識的「人生」。

由此可見，生命敘事不但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也與精神追求、審美意趣、社會人文緊密相連，並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在作家們筆下，回憶錄既是事件載體，也是精神表現，折射著世態人情，寄寓著情感內涵，飽蘸著社會屬性，承載著人文情懷，透視著時代內涵。在展現物理層面審美升華的同時，也彰顯出了時代與生活的精神取向。

（二）確立與建構自我：文學與弘法的並行共尊

《合掌人生》從敘述具體「人事」到表現「人生」的過程中，也因為星雲大師身為宣揚人間佛教的宗教家身分，也因此比一般作家更多了一份創作的使命感和目的性。大師在書寫自己的真實的生命體驗與生活感悟中，傳達出鮮明而強烈的宗教家的人文精神、社會良知與責任承當，具有重要的文化和道德價值。成就了人生書寫中更高的境界，就是在確證自我身分和建構自我實現。

生命敘事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心靈性的敘事，能夠展示生命的普遍和諧；另一種是過程性的追尋，體現個體存在的身分焦慮或對自身身分的自我確認。對於第一類追尋敘事，更多的作家關注的是對精神家園的追尋，有既定的



生活取向和精神目標，旨在重建或創造心中的和諧理想的家園。第二類追求敘事的主題集中在「身分」上。身分，實際上是對自身身分的「確認」，主要追問「我是誰？」「我現在是誰？」「我想成為誰？」等幾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人的自我認同決定了他的存在感。尋求認同以獲得自身的存在證明，正是人一生中不可或缺的追尋。星雲大師透過創作對人生歷程進行回顧，正是借助文字紀錄，才可以銘記自我的生命軌跡。

我曾經以每十年為一個時期，把自己的一生規畫出「成長、學習、參學、文學、歷史、哲學、倫理、佛學」等人生八個時期。／我很慶幸自己在成長、學習、參學期間，在叢林裡盡情學習，努力吸收各種知識、學問。到了第四個十年開始，我感到生命內涵必須有「文學」的情感來充實，因此定為文學時期；之後我發願用自己的生命為社會人類留下立功、立德、立言的「歷史」，是為第五個時期。／隨著年歲慢慢增長，到了第六個十年，我覺得生命要有「哲學」的思想，要能超越世間的表相，凡事要懂得得逆向思考，超越一切對待。但是有了哲學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要落實到現實生活中，所以還要有「倫理」的人生。⁴⁹

這裡星雲大師以自我的人生追尋之層層遞進來展現生命的變遷，大師在自己人生的幾個重要階段都表現出經歷時代洗禮為融入社會所作的努力。他筆下所描畫時代下每一階段的自我都衍生出新的追尋意義，在自我重鑄中勾勒不同的人生圖景，再現了個人生命史與生活史，無論從命運、人生、人性還是從社會、時代的角度來看，都凝聚著生命精神和文化意義。

⁴⁹ 星雲大師：〈生日〉，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頁 105-107。



人生的意義，應該是在於奉獻、服務、結緣，雖然人生有兩個大問題需要解決，一個是「生」，一個是「死」，「生死」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人生課題，但其實「生死」是一體的、自然的、無分別的。生死如燃薪、如換衣、如搬家、如出獄，吾人對生死應該要認知，但不要太介意！佛教的宗旨，就是為了幫助我們解決生死問題，佛陀的教法，都在指導我們如何解脫生死煩惱，所以我曾對「以傳播進步觀念為己任」的經濟學家高希均教授說：「佛陀也是個記者，他記錄人間的悲苦；而我自己也是一個傳播者，傳播佛教引人向善的教義」。⁵⁰

生老病死是歷來文學作品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題，也只有真切地感受到他人的痛苦，我們才有動力讓自己和這個世界都變得更好。呈現人生的苦難與醜惡並不是大師創作的目的，他崇尚人性的美，因而在揭露人性粗鄙的同時，並不忘將人性的善與美投射進去，給絕境中的人們「生」的希望，也讓我們在看盡人性黯淡的展示後，仍能在黑暗中尋到一絲照亮人生的光亮。他一方面向我們披露人生的苦難；另一方面，他又將人生中溫情的一面刻畫在佛陀與人同在的希望中。

大師已成為當代具有影響力的作家、宗教家，其作品獨特的宗教氣質已經成為他精神的符號代碼，而宗教情懷更加凸顯了其精神上的價值追求。宗教表現出對人類的終極關懷。人生必須實現從審美的人生向和宗教的人生的飛躍，最終從對佛陀的信仰和皈依中找到個體生存的依據。管窺大師的作品，我們看到他不斷地把現實的苦難當作是追求精神高地的表現方向，這種對苦難的認可態度，也決定著他渴望並嘗試通過人生苦難尋找精神哲學的創作走向。

⁵⁰ 星雲大師：〈道情法愛 1〉，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頁 200。



回顧我自己的一生，從十二歲出家，在佛門裡度過一甲子以上的歲月，雖然曾經有一些教界人士因為嫉妒而排斥我，但也感謝有很多師長慈悲照顧我，很多同參關心鼓勵我，很多信走發心護持我，甚至一些不同信仰的人給我好因好緣，這些我都點滴感恩在心頭。我無以回報，只有發願好好弘法利生，以佛法來濟世利人，唯有如此，才不辜負十方大眾護持我的這一份「道情法愛」。⁵¹

人的生命是一次性的，同樣的，歷史之所以有價值不僅在於它是一次性不可轉讓的權利，更在於它要為人類的記憶保存一份在現實中不復返成為過去的東西。星雲大師從年少到年老，歷經了大陸、臺灣、世界各地弘法的奔波轉蓬的人生，除了地理的遷徙，還有生命的經歷，經歷了軍閥割據、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台灣戒嚴時期的高壓統治，即使他的一生經歷幾多波折與苦難，但他從未停止記錄與尋找，他總是在回望人生，尋索舊蹤，並把這種回望與尋找當作人生的告解與生命的救贖。撰寫回憶錄，是星雲大師獨特精神的展現，是有意識、有目的歷史回憶活動，飽濡著大師對歲月的深刻體驗。當星雲大師以個人視角回顧一生的經歷，創造出的不僅是「回憶文學」，更重要的是再現了生活的轉變，當然也展現了他個人生命的變化。是從自我的視角見到時代，所以從回憶錄可以見到作家心靈活動與心路歷程。因此對他回憶錄的探討已不僅是對一般文學作品的分析與探討，更見證了近代台灣社會的變遷與一個宗教家生命歷程的轉變，除了文學價值外，更富有時代的意義。

回憶錄必記錄本事，由此考星雲大師的文學實踐，《合掌人生》便是一部親切而真實的人生實錄，客觀的寫實與溫暖的自傳抒情。舊事重提是為了鏡照現在，

⁵¹ 星雲大師：〈道情法愛〉，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頁 204。



使之成為現實的注解。借助於回憶與自傳的寫作，從過去的經驗中重新發現了自我不同於他人的質素，找到了自己，使得過去紛繁的經驗不再混沌，通過重新組織和敘述，打開了一個新的意義空間。可知現實是養育創作的沃土，也如風箏線牽引、約束著思想的發展，使其不至於脫離「人間」而漫無目的地漂浮於虛空。大師在回憶中寄託身世之感和宗教理念，回憶是承載生命之光的所在，體現為從「小我」到「大我」乃至「無我」的精神自由的境界，展現在對現實的超越中獲得生命的意義。

七、《合掌人生》「星雲體」生命敘事之特色

本文在前面四、五、六三節已針對星雲大師《合掌人生》的生命敘事之精神內涵進行了三組範疇論中不同層次的分析，本節則針對此書的藝術特色進行分析。星雲大師的創作被稱之為「星雲體」必有其獨特的創作精神，如王鼎鈞所言：

他行文也大方大氣，大處落筆，時時如大江東去，大風西來，不雕琢細部，在今日佛門高僧大德之中，形成自己的「星雲體」，這套《合掌人生》再一次淋漓盡致。⁵²

這種被稱之為「體」的本身就是具有獨特的精神範式。它並不只是體裁或表現方法的問題，更顯示出對品格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形成了一種廣袤而幽深的文心世界，或可謂之為「星雲範式」（或範型）。以下即根據《合掌人生》的創作藝術歸納出「星雲體」生命敘事之特色。

⁵² 王鼎鈞：〈向《合掌人生》合掌致敬〉，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12。



(一) 抒情真摯的寫實精神

星雲大師的作品最鮮明的就是富有抒情真摯的寫實精神，以下三點來說明。

1. 客觀實錄精神

「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是史傳文學一貫的優良傳統，真實性是傳記文學的生命，尤其是自傳，更要求作者敢於揭示自己的缺點，坦率表露自己內心。星雲大師《合掌人生》遵守了回憶錄創作的真實性原則，且毫無掩飾地反思了自己的軟弱或缺點，讓讀者看到了幼年和青年時代真實無偽的星雲大師。例如他寫到：

在焦山佛學院期間，因為年輕，什麼事情都覺得應該當仁不讓，勇於維護正義；但也因心直口快，經常惹來麻煩，因此自覺應該有「禁語」的必要。剛開始自己很不習慣，不知不覺就會脫口而出，明明知道不能說話，偏偏忘記而說溜了嘴。為了處罰自己，我經常獨自跑到大雄寶殿後面，人跡罕至的海島，摑打自己的耳光，並且自我責罵：「你真是豈有此理，自己歡喜持禁語，又沒有人勉強你，卻出爾反爾，不能持好。」／為了根除自己的習性，務必要給自己刻骨銘心的教訓，因此我重重地處罰自己，有時打得嘴角都滲出鮮血。⁵³

這裡，星雲大師就把自己心直口快而惹麻煩、然後又自我譴責、進而自我懲處的可愛又可敬的形象刻畫得惟妙惟肖，使傳記顯得更為可信。對自己明明知道不能說話，偏偏忘記而說溜了嘴不良習慣的描述，令讀者更佩服大師自揭傷疤的勇氣，

⁵³ 王鼎鈞：〈向《合掌人生》合掌致敬〉，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頁 100。



大師就是憑藉著這種客觀的寫實精神，用真實性搭起了整個自傳的框架，也因其善於解剖自己的勇氣，使作品更加令人信服。

2. 抒情的真摯

如果說真實性是支撐傳記文學的框架，那麼抒情性則是傳記文學的靈魂。如果沒有抒情的加持，即使再真實的實錄，也不會受到眾多讀者的欣賞。《合掌人生》既是一部真實的自傳，也可說是一部真情實感的散文集，字裡行間都散發著溫暖的抒情風格。大師不僅用深情的筆觸抒發了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的讚美之情，且也深沉地表露了自己對身邊的親人和故鄉長輩、鄉親的熱愛之情。⁵⁴又如〈外婆〉提及：

外婆陪我走過戰火，祖孫兩人相依為命，四處流浪逃難。看見那些屍體，就想起一句話：「當初永定河邊骨，都是深閨夢裡人」，路邊的死人，都被野狗吃了，很可怕。外婆怕我心靈受傷害，就告訴我「面對死亡，不要驚慌」。／外婆的一生，她從信仰裡得到安住身心，從慈悲裡面找到已存在的價值。⁵⁵

星雲大師與外婆祖孫情深，即使在八十多歲時回憶過往，在描述外婆時，讀者多多少少體會到一份深沈的感恩和歉疚之情。「外婆去世已經近一甲子，她笑容可掬的神態，至今還刻在我的心版上。外婆並沒有離我而去，她溫順、謙恭、柔和、勇敢、承擔，她的與人為善，她的給人歡喜……，這些精神思想，都流入我的身心血液了。」⁵⁶這裡，大師對外婆無比崇敬與感激之情可見一斑。外婆成為了大

⁵⁴ 參見星雲大師：〈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合掌人生 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

⁵⁵ 參見星雲大師：〈外婆〉，《合掌人生 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頁 151。

⁵⁶ 同上，頁 156。



師的啟蒙老師、心中的偶像、童年時的英雄。星雲大師不忘初心，這使大師執著於對人性美善的呼喚，執著於感恩知足的面對人生的創作個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星雲大師在回憶錄中敘述了自己的經歷、所接觸社會的生活，這對其人生態度和文學創作都有重大的啟發。星雲大師的作品不見獨特的藝術技巧和設計，但真摯的抒情卻彌補了藝術性稍嫌不足的缺點。正如王國維所云：「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⁵⁷，就是有「真感情」。平凡樸實、自然純真便是藝術之道。真實是藝術的生命，作家必須要真誠地面對自己 and 他人，真實的面對生活和生命，作品才能獲得長久的生命力。星雲大師以其淡雅的文筆，表達了細膩而樸素的情感，不僅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性，更重要的是使作品具有了親切平易的可讀性。是從心中自然流淌出的生命之真、本色之美，與自我真實的人生而合為一體，因為絕假純真，便能令人感動，自有其動人之處。

3. 純樸自然的風格

《合掌人生》本色本真與自在自然的書寫方式也表徵星雲大師對回憶錄文體意識的確立。大師以明白曉暢又不乏詩意的語言深入淺出地教導、開示眾生。

我一生沒有學過建築，但我會建房子；我沒有學書法，但會寫毛筆字；我沒有學過文學，但會寫文章；我沒有學過駢文、韻文的寫作訓練，但會作詞寫歌；我不懂外文，但時常與國際人士接觸往來。因此，承蒙有些人誇讚我很聰明。所謂聰明，是從何而來的呢？如果我真的有一點聰明的話，我想都是從「為人服務」的苦行中修來的。⁵⁸

⁵⁷ 王國維說：「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見王國維著、施議對譯注：《人間詞話》（台北：貫雅文化，1991年5月），頁160。

⁵⁸ 星雲大師：〈苦行〉，《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頁124。



我自認自己是一個自律很高、用心很細的人，到現在我經常幾個月荷包裡一文不名，也知道沒有金錢的苦處，可是早已養成的習慣，就是這種性格。不過事實上，因為我沒有錢，因為我不要錢，所以才能「以無為有」，才能「不要而有」。因為如果有錢，人都有貪心，就會把錢存到銀行裡，就要積聚，就不能創建事業；因為我不要錢，不擁有錢，錢來了，我覺得都是十方信施的，我要把錢用了，才是錢的價值。⁵⁹

這段文字淺白樸素自然，以明白如話之語自明本志、自言初心，反而具有強烈的感動力，正如同余秋雨所言：

我一天天看著他，聽著他，心想，這明明是一座巍峨的高山，一片浩瀚的星雲，卻為什麼像兄長一樣讓人感到親切？他的身邊，是一個由他帶領出來的純淨天志，善良到極致，又快樂到極致。我終於明白，人類的精神理想一點也不艱深，而是一種能讓任何人進入，又讓任何人輕鬆的生活。那裡的尊嚴不必經過格鬥，那裡的成功不必經過競爭，那裡的哲學不必經過抽象，那裡的文化不必經過扮演。當種種私欲都被擱置，當種種名利都被消釋，當種種藉口都被放棄，當種種陰暗都被照亮，生命立即就變得透明而美好。我想，由這條路，也能造就中國的美好，人的美好。⁶⁰

星雲大師的文字樸實，沒有華麗詞藻，就像一泓暖泉，自然流淌，沒有波瀾，但每一滴涓涓細流都沁人心脾。他的文字平實，有些地方看似記流水帳，實則給人一種水到渠成、遊刃有餘之感，或許這正是因為他人人生經歷中的所有的人和事都

⁵⁹ 星雲大師：〈苦行〉，《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頁125-126。

⁶⁰ 余秋雨：〈浩瀚星雲〉，星雲大師《合掌人生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頁10。



在他的腦海中永遠留下了深刻而不可磨滅的印記。從生活中提煉生動質樸、明白曉暢的語言，形成「天然去雕飾」的語言風格單純而又厚實、樸訥而又傳神。

星雲大師在《合掌人生》中以白描和寫實的藝術手法和層層鋪開、層層遞進的表達方式，描寫了自己一生在環境極度惡劣、孤立無援的條件下，和病痛、寒冷、饑餓搏擊的歷程，演繹一場場扣人心弦的生命故事。大師將歷史與現實、信念與遭遇、生命體驗與生活思考結合起來，思接千踵、縱情揮灑，從而形成其開闔張斂、自由灑脫的文體風格。那種行雲流水，無法之法的境界，正如蘇軾〈答謝民師書〉所說：「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的散文文體的本質屬性，那種自由自在、收縱自如、率性灑脫、流水行雲、踏雪無痕的無法之法的文體特質，也一直為人所讚頌和仿效。那種本色、本真、自在自由的追求和實踐，卻表達著相同的藝術精神和文體意識。

（二）巧設比喻說理，創造格言生光

1. 巧設比喻

比喻是《合掌人生》中常用的一種修辭手法，它是基於相似聯想的心理機制而產生的。這種修辭主要是通過相似聯想，把兩個互不相關的事物或現象從情感、形象、新奇、外延等方面豐富了被描述對象的內容，便於讀者掌握作者所描述對象的深刻內涵。比喻還能喚起相似的聯想，聯想又能喚起形象，形象又能產生美感和愉悅感，從而增強作品的感染力。同時，讀者通過解讀和發揮想像，可以在腦中再現表達者所傳達的資訊和形象，從而在解讀中獲得一種愉悅和審美情趣。

《合掌人生》因為有了獨具特色的比喻而增添了韻味，具有鮮明形象的特點，傳遞了豐富的信息，加深了作品的意蘊，能給讀者留下鮮活生動的印象，舉例來看：



什麼是「正見」呢？我常比喻，正見就如照相，心須要把光圈、距離、焦距都調整得恰到好處，才能照出清晰美麗的畫面。同樣的，有了正見才能如實的看清楚人生宇宙的真相；缺乏正見而看世間，就如同霧裡觀花、盲人摸象，會產生嚴重的差錯。所以人生處世，最重要的就是知見要正。⁶¹

佛教講修行，修行不是只有誦經拜佛、打坐參禪才是修行，運動打球也是一項如實的修行。尤其在籃球場上，犯規時要舉手認錯，這是「懺悔」；不暗使小動作傷害別人，這是「慈悲」；知道因緣而不單打獨鬥，這是「團結」；懂得製造機會給隊友，這是「利人」；積極勇敢的爭分奪秒，這是「精進」，這以球場上也充滿了佛法，充滿了教育的意義。⁶²

通過比喻手法可以使深奧的、抽象的、需具備較高的文化水平才能理解的內容變得通俗易懂，使讀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比喻運用可以使文本內容變得更加生動，增強作品的表現力，加強宣傳力度。

此外，星雲大師也把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依人生階段的不同，用球類來做比：年輕的父母在小兒小女的心中就如「籃球」，大家拼命要搶爸媽。然而隨著父母年齡漸老，兒女開始為了孝養父母的責任而推卸，於是父母就在兒女的安排下，這裡住一個月，那裡停二個月，就像「排球」一樣，被兒女們推過來，又推過去。一直到父母老病時候，可憐的父母就像「足球」，兒女們忙著事業，忙著賺錢，覺得年老的父母是個拖累，恨不得一腳把球踢得遠遠的：

⁶¹ 星雲大師：〈照相〉，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頁 237。

⁶² 星雲大師：〈球類運動〉，《合掌人生 4：飢餓》，頁 100-101。



其實，父母也不一定是排球或足球，只要父母自己本身有道德、有學問、有儲蓄，那麼就像鉛球一樣，任你要推也推不遠，甚至兒女還會把你當橄欖球一樣，緊緊的抱著，不肯放鬆呢！／人生如什麼？事實上人生不但可以活得像橄欖球，尤其如果我們能把自己的人生活得像「如佛菩薩」一樣，自然萬人都會崇拜你；如果把自己變得「如魔鬼」，當然眾人就會遺棄你！所以，我們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規畫成「如地」，普載萬物；「如天」，覆蓋大眾；「如福田」，給人耕種；「如智庫」，給人取用不盡。甚至只要我們能如春風、如冬陽，就能永遠被人需要、被人擁抱，又何至於讓自己的人生只能如「球」一樣呢？⁶³

從以上諸例可見，星雲大師文中的比喻不僅花樣翻新、出人意表，而且比喻中所表現的內容之豐富，也是很新穎奇特。

2. 善立格言警句

星雲大師除了巧設比喻之外，也善立格言警句。格言是短小精悍而又富有教益的語句。從內容來看，格言警句富有警戒、約束意義的哲理性；從語體上看，格言帶有口語色彩；從寫法上看，格言多運用修辭手法；從表意層次上看，格言表意具有洞察性；從來源看，格言具有開放性、包容性、適應性。讀者自然而然透過格言警句理解為超越時空的普遍真理。我們舉例來看：

知足的人生不一定要「擁有」，能夠「享有」遠比「擁有」重要。⁶⁴

⁶³ 星雲大師：〈球類運動〉，《合掌人生 4：飢餓》，頁 124-125。

⁶⁴ 星雲大師：〈生日〉，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頁 100。



真正的歡喜，是要在眾生身上求得；真正的歡喜，是從真理中發覺內心的寶藏。⁶⁵

人生有得必有失，在「得失參半」的人生裡，經商，有賺有賠；事業，有起有落；計畫，有成有敗；比賽，有勝有負；股票，有漲有跌；成績，有高有低；地位，有上有下；際遇，有好有壞。重要的是，吾人不要因為一時的得失，影響一生的期許，因為得失是一時的，理想是一生的。⁶⁶

從上述例子可見星雲大師巧創格言其蘊含的哲理之深、修辭藝術之美、普及人心之廣，在作品中可以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大師積極地利用各種修辭手段，從結構和句式等方面調整其修辭功能，使其社會功用與語言很好地結合，最終把文化、修養、人格素質與自己的人生體驗融為一體，這就是所謂「以言化人，以文育人」。設立名言警句，不但體現語言的豐富表現性，還能增強觀點的說服力，使文章頓時有了亮點，有了文化氣息，收到錦上添花的效果。

（三）富理性思考的節制蘊藉之美

星雲大師淡泊明志的個性也展現在他的文字風格之中。虔敬與質樸不僅是其為人處世的方式，也是其創作的標準。虔敬首先是內心的端正，對一切人和事都抱著不離不棄的態度；虔敬和恭敬生來就是質樸，沒有奢求，沒有浮躁。如果一個人的思想、言行、舉止都心存敬畏，沒有任何妄念，那麼他的氣場自然就會從

⁶⁵ 同上，頁 105。

⁶⁶ 星雲大師：〈得失之間〉，《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頁 227。



容中正。大師以清新的筆調，構築了一個富有理性思考的精神世界，展現了對美好人性的追求。他的筆下，總是以沉靜、執著的力量去體驗生活、嚮往人生。

藝術美感的來源之一在於創作時的分寸感，而藝術分寸感也是創作者激情與理智對立統一的結果。正因為星雲大師的回憶書寫往往是在人生經驗成熟和完備後的一種自覺思考和追求，顯得更深沉、更透徹、更全面、更意味悠長，具有一種抒情的節制和蘊藉，呈現了一種內斂的沈靜與平和，一種講究節制的抒寫，因而能對生命進行虛靜的觀照，表現了和諧與節制的美學原則。例如他在〈榮總開心記〉中提及：

張燕醫師為我「開心」那一段時間，對我來說，是個全然的「不知」。人間許多事情，在你「不知」的時候，便沒有所謂的「痛苦」。／這時候我領悟到世間的許多苦惱，都是從「知道」來的。人的一身，許多痛苦都是經由見聞覺知，把「痛苦」這種訊息送入心中，由於「我執」而成為「自我刑罰」……世間許多事情，因為你「知道」了，才惹禍上身。／「不知」，有時是一種幸福；「不知」，是世間的另一種美。／這種「不知哲學」，乃是人間佛教的要點之一。⁶⁷

星雲大師他總是能置身於現實世界，從中獲得真實、複雜、深刻的生命體驗。不得不說大師每一次生命敘事都是在叩問生命存在的意義。大師是我們時代的沉思者，是一個寫作的思想者，一個「思想」的踐行者。《合掌人生》是對生命糾紛和虛無困境進行的一次精神的自我超越，在信仰的廢墟上重建理想，從而獲得了生命的意義。因其傳達了精神、理性、佛性等形而上學的終極因素。因此，《合掌人

⁶⁷ 星雲大師：〈榮總開心記〉，《合掌人生 4：飢餓》，頁 50。



生》不僅僅是星雲大師的精神自傳，更是關於人性、關於人類永恆的「心魂」沉思錄。融合了大師思索人生、審視生命的種種心得。很明顯地流露出一種以宗教意識進行自我救贖、人類救贖的思想傾向，這種宗教意識在《合掌人生》中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平靜涵納生命中的一切苦難、對現實存在的虛幻性的超越思考，以及對生命的頂禮膜拜。大師在探尋生命意義的過程中，以一顆寧靜的心與個人體驗更深層地關注死亡，揭示死亡，並由此關注人類生存困境，關注缺憾人生，追問命運，同時又把這種生命意識外化於創作中，再現現實，彰顯生存的真實意義。

綜合本節所述，可見星雲大師的《合掌人生》其藝術特色在於客觀的寫實精神、抒情的審美風格、質樸無華且自然的行文風格，巧於比喻說理，創造格言生光，富理性思考的節制蘊藉之美。且能通過適當的選材，以修行弘法的另一種視角，完成了對自我形象的塑造，使之具有獨特的個性魅力，在現代文學史和傳記文學史上應佔有重要的地位。

八、結語

本文解讀星雲大師《合掌人生》生命敘事所昭示的哲理性之結構層次。對生命意義的探問成為本書敘事的重點，造就了一種以敘述為主卻富有思辨意義的深刻性的回憶錄範型。《合掌人生》的生命敘事是經由幾組相反的互動關係——「生活」與「生命」、「人性」與「佛性」、「人事」與「人生」相反又相生相成的範疇來呈現的，這幾組範疇共同形成一個多維的結構性視角，體現了星雲大師對生命問題的獨特性思考，指向了大師對人生價值與生命終極意義的追尋與探究。大師在書中闡釋了佛性與人性、神聖與世俗、超越性與人間性等當今佛教的重要問題，



消解了它們之間的對立與矛盾，其生命書寫並非二元對立的矛盾性結構，而是超越一切對立的圓融體系。

星雲大師《合掌人生》回憶書寫與生命敘事之所以可貴，不僅僅在於它的真實性、文學性與個性，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大師個人的親身遭遇，以一種對人性的寬容的態度揭示成長的沉重和辛酸，從而探求生存意義和人生的價值、守護初心本性，追求生命的超越。宗教、文學與人生是大師創作中始終著意放大交織為三位一體的最基本的精神境界和敘事的精神維度。

星雲大師的《合掌人生》可視為一部未完成的自傳，或者一部具有自傳性質的回憶錄文本，其中呈現了大師「宗教的自我追尋」過程——即以個人體悟接近宗教的道路。大師的思維能「入」又能「出」導致了這本書的具有人間性與超越性，突顯了精神內在的正面意義。《合掌人生》的回憶書寫仍然作發揮著人間佛教的思想，人間性的內涵是真性情、真感情、現實關懷、利益眾生。以文弘法不僅是星雲大師最初對自己的人生規劃，而且是其極力推崇的傳教理念。《合掌人生》回憶錄形式及其所承載的書寫生命的宏願與宗教哲學的精神建構結合，也間接實現了人間性與文學性的機統一。

閱讀與複習人生這本大書，是我們每個人一生必修的功課。每一個人都是無可替代的獨立的生命個體，所以，一部優秀的回憶錄也必須充分顯示自己的獨特個性。就這方面來說，《合掌人生》就是一位宗教家的真誠的自畫像，生動地體現出其獨特的個性。尤其是星雲大師對生命的思考，彷彿在進行一次次思想涅槃，他不斷地在反思中逼問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關於命運以及生死等終極問題的思考，在《合掌人生》中，有著更為開闊、充分、深邃和辯證的展開。也就是說，從思想到靈魂的維度，星雲大師通過自己的回憶錄，不斷地進行著人生的「長考」，將生命的意義作為寫作的價值歸趨。



無論從生存、生活、人生、人性、命運，還是從社會、時代的角度，我們今天來閱讀、思考星雲大師的《合掌人生》，都有著特別的意義。王鼎鈞〈心靈與宗教信仰〉：

人生，就是上帝教一個靈魂到世界上受苦，然後，他死，然後，他受過的苦，後人不必再受了。⁶⁸

為何要讓他自己受過的苦後人不必再受了？因為心中有大愛。大愛是星雲大師留給後人最重要的精神資產。大師他是以一顆對世事寬宏灑脫的胸懷化解苦難，他的文化宗教情懷就是這樣一種將痛苦拂為輕風、將蹇難化細雨的胸懷，使其作品始終瀰漫著宗教大師所具有的和善、友愛、美好的氣氛，實現了「宗教和文學攜手、弘法與創作同行」的弘願。如今大師世緣已了，但他所留下來的一切文化基業和精神典範卻永遠留下來成為一代代後人借鑑學習的智慧啟發。相信不捨眾生的他，不久以後，必定乘願再來。

九、參考書目

（一）傳統古籍

先秦·老子著《老子》，余培林註譯：《新譯老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89年9月。

戰國·莊子著《莊子》，黃錦鉉：《新譯莊子讀本》，台北：三民出版社，1900年。

西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第四十一卷「書上」，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⁶⁸ 王鼎鈞：〈唯愛唯大〉，《心靈與宗教信仰》（台北：爾雅出版社，1998年11月），頁19。



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原道》，台南：北一出版社，1975 年 3 月。

南宋·朱熹點校：《四書章句集注》，台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 2 月。

清末·王國維著、施議對譯注：《人間詞話》，台北：貫雅文化，1991 年 5 月。

（二）今人論著

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

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2：關鍵時刻》，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

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3：一筆字的因緣》，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

星雲大師：《合掌人生 4：飢餓》，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

劉慧：《生命德育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年。

梅萍、吳芍炎：〈後疫情時代生命敘事在生命教育中的價值及應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第 36 卷第 6 期，2020 年 12 月，頁 17-21。

邵子華：〈小說的生命敘事與人的生命建構〉，《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1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30-34。

王鼎鈞：《心靈與宗教信仰》，台北：爾雅出版社，1998 年 11 月。

（三）外國譯著

法·奧古斯特·羅丹〈羅丹遺囑〉，見《羅丹藝術論》，山東畫報出版社，2017 年 9 月。

美·蘇珊·朗格（Susanne K.Langer，1895～1982）《藝術問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121。

